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靜待桂花飄香

范軍

新居位於二樓，屋後幾株高大的樟樹肆意生長，在城市逼仄的空間裡佔據了過多天地。繁茂的枝葉牢牢遮擋住日光，屋內常年昏暗壓抑，入住的歡喜漸漸消散，我滿心懊悔，忍不住將生活的滯悶歸咎於這霸道的樹木。

平日裡工作的壓力，大多來自班裡幾名特殊的學生。他們多是留守兒童，或是成長於離異家庭，自幼缺少父母的陪伴與家庭溫暖。課堂上，他們態度散漫，上課吵鬧、打瞌睡，無視紀律，任憑我耐心勸導、反復說教，依舊油鹽不進，作業敷衍，整日渾渾噩噩。

我心疼他們的處境，擔憂他們荒廢青春，可幾番嘗試都收效甚微，常常陷入深深的無力與焦慮，只能在煩悶時倚在陽台的濃蔭裡，暗自嘆息。

心緒郁結時，我會惱怒地折斷樟樹枝條，試圖撥開縫隙引進陽光。就在撥開濃密枝葉的剎那，我意外發現樟樹旁藏著一株桂花小苗。它身形孱弱，枝條稀疏，葉片泛黃，在樟樹的層層遮蔽下，難得陽光與清風，卻依舊倔強地向著光亮伸展。指尖撫過它單薄的葉脈，我真切感受到生命骨子裡的求生渴望，於是立刻清理掉它周邊的樟條，為它留出生長的空間。

秋草香，秋果落

逢維維

秋天，是瓜熟蒂落之後的一身輕。

想通這件事的時候，我忽然明白：春天坐胎，夏天孕育，秋天分娩，冬天收藏。四季，就是一條完整的生命生產線。

這份感悟，來自我家小區的草坪邊。

那天下午，工人們推著鋤草機修剪草坪，草汁四下飛濺，空氣裡漫開一股清冽的氣息——是實實在在的秋草香。它不同於盛夏潮濕的腥氣，而是干淨、干爽，裹著被陽光曬透的暖香。母親站在一旁看了許久，開口道：「比老家的麥田還齊整，可惜這兒沒有牛羊。」

的確沒有牛羊。城市裡，鋤草機這頭鋼鐵巨獸，替牛羊完成了啃食。修剪後的草坪黃綠交錯，斑駁錯落，遠遠望去，竟和鄉間收割後的麥茬地十分相像。

鄉下的麥茬浸在秋陽裡，飄著干燥秸稈的氣息，那是土地了結一季收成之後的呼

吸。眼前城市的草坪，亦是同樣的氣味，清冽通透。原來無論城市還是鄉野，秋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收割。鄉村收割糧食，城市收割草木過於蓬勃的生長欲。工具不一樣，生命的節奏卻並無二致。

秋天做秋天的事。從北方到南方，從鄉村到城市。

樹木開始抖落夏日的繁華。那些曾經撐開巨大綠傘的枝干，一片片褪去綠葉。落在地上的葉子，不再是春夏時節軟綿綿的模樣，質地干硬，風一吹便嘩啦啦作響，清脆敞亮。這是秋天獨有的聲響。

夏日風吹樹冠，是悶悶的沙沙聲，好似負重的人在喘息；如今枝干疏朗，樹木得以自在搖擺，風聲輕快歡愉，仿佛在隨風起舞。

風雨過後，地面像開了間果醬鋪子。落果滾了一地，褐的、黃的、紅的、紫的，亂糟糟地擠在一處。有的被踩破了，果肉和泥混在一起，那顏色，真叫一個姍紫嫣紅。空氣裡瀰漫著發酵的甜腥氣，像打翻了一壇陳年的酒，散出近似果酒的醇香。秋草的清氣混著淡淡的果香，漫遍整個小區——這是屬於城市秋天獨有的味道。

我想起兒時鄉下的田野。收割後的麥地，麥茬齊齊立在土裡，大地袒露，曠野安靜。年少的我只覺得天地驟然像一只空蕩蕩的酒杯，裡面盛滿了悲和愁。如今才懂得，那不是荒蕪，是大地完成勞作之後的松弛。就像母親懷胎十月，一朝分娩，腹部歸於平坦，整個人如釋重負，一身輕盈地走入下一程。

此後四季流轉，桂花苗生長得格外緩慢，一年不過長高三五寸。我心急不已，像久旱盼雨一般迫切，甚至生出攪苗助長的念頭。可看著它在困頓裡默默扎根、不折不撓，我浮躁的心慢慢沉靜下來，漸漸懂得，生命自有生長的節奏，我應當擁有一份等待的耐心。

中秋清晨，一縷濃郁清甜的桂香漫進屋內。我快步走到陽台，只見瘦弱的枝條上綴滿金銀相間的細碎繁花，一簇簇熱烈盛放。它褪去往日的怯懦，坦然迎著天光舒展，熬過漫長的蟄伏，冲破環境的桎梏，完成了一場驚豔的綻放。

望著滿樹桂花，我豁然醒悟。這株桂樹的境遇，正是班裡那些孩子的縮影。

匱乏的成長環境如同遮蔽陽光的濃蔭，讓他們暫時迷失自我，但心底向上生長的本能從未熄滅。過往我執著於口頭說教，急於求成，簡單粗暴，卻忽略了陪伴與守護的力量。喚醒他們內心的成長渴望，遠比生硬的道理更有意義。

在浮躁的教育路上，我曾急於看到改變，深陷焦慮迷茫。這株在沉寂中蓄力、困頓中堅守的桂樹，給了我深刻的警醒。往後從教，我願褪去急功近利的焦躁，常懷靜待花開的從容，用心守護每一顆暫時蒙塵的童心。我始終相信，這些孩子終會積攢力量，冲破成長的陰霾，在屬於自己的時光裡，綻放獨有的芬芳。

這一夜桂香，溶解了我心底的浮躁，讓我重拾教育初心，也讀懂了生命隱忍堅守、向陽而生的堅韌力量。

原來秋天是輕盈的。原來秋天的本質，就是一場盛大的分娩。

草木被修剪，樹葉被搖落，果實或被摘取，或自行墜落。萬物都在做減法。它們褪去一身繁茂，一半受秋氣催動，一半是為把養分收回根部，為冬天儲能。舍棄多余，守住內核。這不是衰敗，是生命主動交還的智慧。

世人總說秋天蕭瑟悲涼，滿是離愁。古來多少筆墨，都在渲染秋的淒清落寞。可我站在修剪後的草坪上，只覺秋天是輕盈的。

果實離開枝頭，葉子離開樹干，枯草離開草根。每一次離開，都是一次減負，也是一次獨立。母體因此變得輕盈，落地的生命則各奔前程。該交付的交付，該留存的留存。萬物坦蕩佇立，靜靜等候冬天來臨。

這不正是人該學的嗎？人活一世，背負的東西太多：欲望、執念、無謂的應酬、早已過期的關係、不再適合當下的舊行囊。我們總捨不得丟，總抱著「說不定哪天還用得上」的念頭，行囊越攢越沉，步履越發疲憊。可秋天告訴我們：再貴重的果實，再豐饒的田野，再美麗的楓葉，都得放下。放下之後，才得輕鬆自在。

該精簡就精簡，該舍棄便舍棄。學著秋天那樣——把不屬於當下的交還，把真正重要的留在身邊。不必等到歲末，不必等待某個特殊的儀式，隨時都可以。卸下一分，便輕盈一分。

就在這一刻，仿佛我自己，也跟著慢慢變輕。我也該像秋天這樣，一身輕盈，靜候下一程。

秋霖初度

陳敏

先是風變了性子。夏末那股黏膩的熱流，被一夜之間翻湧的涼意趕得退了場，窗紗上還留著蟬蛻的空殼，風過處，竟帶著草木醞釀了半季的清苦，像誰把未沏的茶餅，先在空氣裡散了香。

接著雨就來了。不是急雨，是細得能織進光裡的絲，從鉛灰的雲絮裡抽出來，斜斜地、軟軟地落。落在梧桐闊葉上，先洩出一點濕痕，再慢慢量成淺褐的圓，像誰用毛筆蘸了淡墨，在綠箋上輕輕按；落在青瓦上，便順著瓦當的弧度滑下來，串成半透明的珠串，「嗒」地砸在階前的青苔上，驚起一小圈水紋，又迅速融進更濃的綠裡。

雨絲漸密時，世界便浸在朦朧的霧裡了。遠處的屋脊、近處的竹籬，都籠著一層薄紗似的白，連平日裡最聒噪的麻雀，也斂了翅躲在竹梢頭，只用喙輕輕啄著翹尖的水珠。

巷子裡的青石板路被雨浸得發亮，倒映著飛翹的簷角、晃悠的燈籠，還有撐傘人的衣角——那傘是胭脂紅的，在灰蒙的雨色裡一蕩，便像滴進宣紙上的朱砂，暈開一點鮮活的暖。

再後來，雨腳慢了，卻把秋的气息揉得更透。牆根的野菊冒出了星星點點的蕾，沾著的雨珠讓那點嫩黃更顯嬌怯；院中的老桂樹，花苞還緊緊攢著，卻已有細碎的香魂順著雨絲飄出來，混著濕土的腥氣，釀成初秋獨有的甘醇。晾在廊下的素色布衫，被雨霧染得軟塌塌的，摸上去竟帶著雲的溫軟；連案頭的瓷瓶，插著的干枯蓮蓬也吸飽了潮氣，褐色的蓮房裡，似又藏了新的生機。

末了雨歇時，天竟透出點淡藍來。雲絮被洗得發白，像被扯松的棉絮飄在天上；風裡的涼意更清了，卻不刺骨，只輕輕拂過臉頰，帶著剛被雨潤過的葉香。低頭看階前，積水裡浮著幾片半黃的桐葉，像載著夏的余溫，正慢慢漂向秋的深處——原來這場雨從不是告別，是用最溫柔的筆觸，把季節的更迭，寫進了每一縷風、每一滴露、每一寸被浸潤的時光裡。

中國赴埃及考古如何助力兩大文明交流互鑑？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埃聯合孟圖神廟考古發掘」中方總負責人賈笑冰

中新社北京9月1日電 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在歷史長河中何有交流互動？中國考古「走出去」在埃及遺址開展了哪些工作，如何助力中華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交流互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埃聯合孟圖神廟考古發掘」中方總負責人賈笑冰研究員近日就這些話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他表示，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啟動以來取得一系列成果，推動兩國文化交流與考古合作進入了新階段。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考古和歷史學界怎樣評價古埃及文明？古代埃及與古代中國的兩大文明歷史上有何關聯和相互影響？

賈笑冰：古埃及文明常被稱為「失落的文明」，直到近代才得到重新發現。

中國知識界接觸埃及古物始自晚清，時任閩浙總督的端方前往埃及考察，收集包括大批石碑在內的古埃及文物，其中一部分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等處；20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夏鼐到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埃及學，成為中國第一位埃及學博士，這是中國埃及學研究的開端；20世紀50年代，開羅大學的埃及學家應邀來華講授埃及考古，夏鼐親自審閱的埃及專家講稿譯文經整理出版，成為中國首批埃及學著作。

漢代之前，來自非洲和埃及的物產經過紅海到達印度和東南亞地區，同東亞地區間接進行物質交換。絲綢之路開通以後，地中海沿岸地區與東亞地區的貿易變得更頻繁。中國古典文獻中記載有黎軒、犁靱等，有不少學者認為，這些是埃及亞歷山大裡亞的中文音譯，而亞歷山大裡亞曾是地中海的世界貿易中心之一。

中新社記者：中國考古隊赴埃及實地開展遺址發掘研究之前，中埃考古領域的交流合作有何基礎？

賈笑冰：實事求是地說，在中國考古隊赴埃及實地開展遺址發掘研究工作之前，雖然學術交流一直存在，但中埃在考古領域的合作非常少。

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埃及學研究者才又開始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參與埃及考古活動，在國外的大學學習埃及學等。

201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資助的中埃聯合考古項目立項，同年底正式啟動。2018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

研究所與埃及文物部合作和互助協議》正式簽署，這是中國與埃及在考古合作領域的第一個官方協議；一個月後，中埃盧克索孟圖神廟聯合考古項目正式啟動。

中新社記者：中埃考古合作項目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賈笑冰：中埃合作項目的主要內容是對盧克索卡爾納克神廟北部的孟圖神廟區域進行系統發掘，並對遺址進行保護。

孟圖神廟遺址區總面積約10.6萬平方米，其中現存地表建築的年代基本為古埃及晚期至托勒密時期（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1世紀）。

該神廟擁有獨立的泥磚圍牆、大門、方尖碑以及聖湖。圍牆內主建築包括孟圖神廟、瑪阿特神廟、哈普拉神廟，另有一座「高台建築」。圍牆外還有圖特神廟、斯芬克斯大道等建築。該遺址區保留有多處不同時期、不同功能的古代建築遺跡，目前有大量的空白區域尚未進行系統考古發掘。

除了發掘工作，中方考古隊還進行銘文研究、文物保護等工作，希望在全面獲取信息的基礎上建立孟圖神廟區的三維模型，結合銘文研究、地理信息系統分析對這一地區的平面佈局、營建順序、功能分區等提出認識。

中新社記者：您領導的中國考古隊在埃及開展了哪些考古發掘研究？主要進展和收穫是什麼？

賈笑冰：我們在卡爾納克北孟圖神廟區域的考古工作已開展8個發掘季，時間約從2018年11月持續至今。4月。

這些年來，我們成功揭示出孟圖神廟區第二座神殿的柱廳區域，還保護修復一批建築結構殘塊，記錄、釋讀其上的銘文；首次揭露出孟圖神廟區第三座奧西裡斯神殿遺跡，並對第三神殿建築遺存和出土文物進行加固和保護；首次揭露出孟圖神廟區第四座奧西裡斯神殿遺跡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七個發掘季（2024年12月—2025年4月），我們取得開始發掘以來最重要的發現——首次揭露出瑪阿特神廟西側小型蓄水設施，即南聖湖遺址。在第八個發掘季（2025年11月—2026年4月），我們首次揭露北聖湖南側台階，揭露第五、第六奧西裡斯神殿遺跡，記錄了發現的銘文。

中新社記者：與在埃及開展考古工作的國際同行相比，中國考古隊有何特色？



賈笑冰：埃及考古是一個世界考古學科的大舞台。我們在埃及工作時，遇到來自法國、德國、美國、英國、韓國、日本、意大利等多國的考古團隊，相互間也交流互鑑。

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這一點雙方同事深有共鳴。中方隊員與埃及隊員不斷加深瞭解、互相學習、通力合作，結下深厚友誼。

我們掌握的先進發掘技術和測繪、記錄方法，都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埃及同事。受埃及法律限制，現場無法使用無人機。中方考古隊員以人工手持相機逐點拍攝，最終用數萬張照片拼接完成遺址區主要建築的正射影像與總平面圖。埃及隊員對近景攝影測量技術充滿好奇，全程關注成果生成過程。在中方隊員的幫助下，埃及隊員開始學習並掌握該技術。

中國考古人員在埃及的工作並非單純以埃及古跡為研究對象，更看重兩個古老文明之間的對話。我們期待以考古工作促進中埃文化友好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的感情和互信，推動中埃考古合作與文化交流進入新階段。

中新社記者：赴埃及考古對中國考古「走出去」有何意義與影響？中國赴埃及考古未來還有哪些規劃？

賈笑冰：中埃聯合考古項目通過構建多維度文明闡釋體系，向國際社會展現文明古國合作的典範價值。

後續，我們首先要把手頭的工作做好。比如，對孟圖神廟北大門上的浮雕和銘文進行整理、翻譯、解釋，撰寫考古報告，對北大門進行電子化三維復原；繼續研究揭露出北聖湖的結構，並與南聖湖進行比較，針對古埃及神廟聖湖進行系統研究和闡釋。

下一個發掘季，我們希望把六座奧西裡斯神殿全部揭露出來，並對這些神殿的建築年代順序、結構和發展演變規律進行系統研究。

至於更長遠的計劃，在理論研究層面，我們希望建立中華文明與古埃及文明比較研究的新范式，實現古文明比較研究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論突破。

實踐層面，我們希望推動技術創新，比如創建埃及考古實驗室、嘗試利用人工智能（AI）技術實現古埃及象形文字銘文的自動識別與復原等。

我們還將搭建學術交流平臺，推動中國學者參與埃及考古研究，讓埃及學者更多瞭解中國考古，推動交流互鑑。希望中埃交流合作能成為文明交流的橋樑，聯通歷史與未來、中國與世界。